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三十六回 鐵馬溪仁施鳳女 銅頭鬼力戰龍賓

三緘於集錦村之事件安排妥貼，辭別村中老少，異地結緣。村人各臚程儀，一概卻之。征車在途，語及銅頭鬼王曰：「吾與爾道號三服者，以爾心多反覆，自茲已三服也。爾從此皈依大道，毋變乃心，他日功行滿時，自有仙真之樂。」三服曰：「弟子為紫霞上仙監幽二次，今承師恩指點，弟子永不懷反心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師在途中，趁無外人盜聽，切囑爾等，凡遇妖魔鬼怪，師命爾誅，方可誅之，不得擅為殺戮。務必事事稟告，然後行去，如背師命，師於責斥外，還要追逐他方。」三人聞此，俯首言曰：「謹遵師訓，不敢有違。」三緘見諸弟子皈依大道，心甚欣然。隨步所之，約有廿里之程，停足而立。三服曰：「師何停足不行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師徒談談論論，不分西南，任足行來，未識此途去向何所。爾於是地可經過乎？」三服笑曰：「弟子監幽數載，天日尚且不見，安知是地之去向哉！」轉詢疑、惑弟兄，亦答以不識。三緘沉吟良久，舉足前進曰：「行道人何暇擇地，師與爾等遇有市鎮則結緣化世，遇有亭閣則息足煉功，借四海以為家，不亦可乎？」一面與弟子言談，一面玩賞山水。

復行數十里，忽見人煙輻輳，市語喧嘩。三緘曰：「足力已疲，得此市鎮，息肩有所矣。」遂入市內，覓一旅店，安於靜室之中。旅主頗賢，烹茗而獻。三緘詢曰：「主人貴族何氏？」主人曰：「敝族潘姓，賤號富成。」三緘曰：「貴市何名？」主人曰：「小市雲溪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師徒四人，暫於貴舍止宿一夕，明日辭行。」主人曰：「道爺意欲何往？」三緘曰：「雲遊之人，胡有定向。」主人曰：「道爺若離小市，不可西去，惟向東南，自然一路清平，弗受驚恐。」三緘曰：「西面有何阻滯？」主人曰：「市西四十里外有鐵馬溪焉，原屬官馬大道，往為舟楫以渡行人。客歲六月初旬，溪水暴漲，淹延甚闊，數日不消，溺死居民難以數計。村人焚檀燃炬，祭以豬羊醴酒，然後微微消之。從此是溪常有美女坐於岸上，以色迷人。凡入色障者，次早屍浮水面，別無刀刺痕跡，惟喉破一孔，如指掐然。至今改由山道，此逕久已荒蕪矣。」三緘曰：「誠如爾言，是乃水妖，非陸怪也。」主人曰：「彼地不知若何多妖。自鐵馬溪沿岸而下，即是落花渡。其間之怪遍淫村中婦女，無論老少，為彼所淫者，或十餘日，或七八日，方能起立。是村婦女俱言願死不願生焉。」三緘曰：「二妖肆虐如斯，理宜剿除，以安鄉里。」旅主曰：「前日村人曾稟河白邑宰，領得兵卒數百，箭射炮轟，忽然雹降自天，兵卒損傷者極眾。如今妖愈作厲，誰敢侮之？」三緘曰：「如是則村人遭害矣。」正言之間，主被買貨者呼去。

三緘暗想：「此妖厲害，吾不收伏，又待何人？無何天晚，夜燈燃候，主人又以酒獻之。三緘賜與弟子同飲，獨坐靜室，以煉其功。候功煉餘，天已大曉。

早膳餐畢，師徒辭了旅主，竟向西行。行至鐵馬溪，遠見一廟翼然山嶺。三緘師徒覓路同登，不久已到廟前，仰首視之，額題三字曰「凌雲閣」。師徒棲身無所，遂於是閣暫居。閣無多人，惟一窮促老叟經理香火，詢以是方風氣，則龍鐘老邁，聞若罔聞。三緘自茲備與之語。

一日將功煉罷，呼弟子三服同遊山麓，緩向左行。突見前面坦途，四五老叟手攜香炬，一叟背負小孩，年約七八齡，呱呱而泣。負孩老叟亦泣曰：「這是莫可如何之事。孩兒呀。妖怪吃爾後，為祖自修水陸，以拔爾魂。」言猶未已，後一少婦飛奔而至，曰：「吾實難捨。」當與老叟力拖此兒。旁一叟曰：「此係每人一次，前月我也拋卻孩孫，誰又捨得耶？」少婦扭著孩子，總不釋手。三緘弗知所以，私詢別叟曰：「是叟負孩何往，孩係少婦何人？彼此相爭，情慘如是。」叟曰：「鐵馬溪出一妖怪，常吃行人，而今官馬大道由山左轉去，溪無人行。

妖肆淫威，即於沿村攫人而食，合村人等焚香溪岸，計以每月供二孩子。今日輪流是老，彼子已沒，只此一孫，供妖食之，則宗嗣絕矣。故婦不捨，叟亦傷神，欲弗從同，又議出合村，難以傲眾。」三緘聞言至此，顧謂三服曰：「是妖宜除也。」老叟曰：「溪前溪後話還不敢亂說，孰敢除乎？倘如除之不能，恐禍及村人，更為酷虐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等不必驚恐，可將此子負入閣中，吾遣一門徒易之，全彼宗嗣。」是叟與婦不勝欣喜，一同入閣。一緘暗命狐疑化為小孩，與老叟之孫年齒相似。命婦負回己子，以狐疑所化交與老叟。老叟拜謝，負到溪邊，香炬燃齊，束卻小孩手足，置於岸上，忙忙而歸。

水妖見得香炬已燃，知孩童送到，浮出水面，上岸視之。

視已笑曰：「這個小孩到還肥胖可口。」狐疑曰：「爾錯認了，我是害黃腫，非肥胖也。」水怪曰：「爾休誑吾，待吾解了繩兒，舉口吞之，以供一飽。」狐疑曰：「謹防著看，毛未伐盡，卡爾喉嚨。」水怪曰：「難得小孩這樣乖巧，且拿回水府，慢慢咀嚼焉。」狐疑曰：「此際水冷如冰，可在岸上就食。」水怪曰：「他日所供小孩，見吾已駭半死，爾何不畏，還催我食乎？」狐疑曰：「觀爾形象，不甚駭人，有何畏之。爾可再化駭人的來與吾看看。」水怪曰：「我若化出，恐爾駭死矣。」狐疑曰：「即駭死我，我也要看看。」水怪果然一化，化作披髮厲鬼而言曰：「小孩子，我這像貌駭不駭人？」狐疑曰：「這像貌我見得多，處處城隍廟中裝塑得有，可再化之。」水怪聞言，旋又倒地化作獅形，曰：「此像如何？」狐疑搖首曰：「更不為奇。每年新正，四處都要拿來耍，有何駭人？」水怪曰：「如是，我之變化只此矣。」狐疑曰：「爾化已窮，我又化點與爾一看，可乎？」水怪曰：「可。」狐疑不疾不徐，倒地而化，化成一堆大便，臭氣熏人。水怪捏著鼻兒，閉著眼兒，倒退數武。突然狂風起處，大便直噴水怪，水怪東閃西讓，手足俱慌。正難躲避時，狐疑仍化小孩，向水怪笑曰：「吾之所化駭不駭人？」水怪曰：「大便人人皆有，如何駭人耶？」狐疑曰：「既不駭人，爾何捏鼻閉眼，閃讓人停乎？」水怪曰：「大便難看，氣味難聞，故如是耳。」狐疑曰：「爾還看否？」水怪曰：「將爾那最駭人的化點來看。」狐疑曰：「爾好好看定，吾即化之。」水怪以為小小孩子，即再變化，不過與己作頑。孰知狐疑出其不意，倏然化為天蓬元帥，手執塔大金鞭，劈頭打來。怪叫一聲，滾入水底。狐疑在岸呼曰：「駭人乎？」水怪曰：「化則化矣，爾者娃子為何動粗？」狐疑曰：「爾且上岸，我再化點好的與爾看看。」水怪曰：「我不看了。如其再看，會死在爾手中。」狐疑曰：「既不看時，可將我食之，以便早早歸去。」水怪曰：「我一食爾，就化為大便，倒把我臭壞矣。」狐疑未曾傷得水怪，回報師知。三緘念動真言，取出虛無圈，向鐵馬溪拋去。此圈入水噴火，溪水片時如湯，怪不能潛身，飛奔上岸，圈隨後逐，套定水怪，提回閣中。三緘問曰：「爾屬何妖，在鐵馬溪頭食人為害？」水怪曰：「吾乃海島內紅袍老蝦之女，因鐵馬溪兩岸居民捕魚為業，每歲鱗甲之屬死於村人手者不下千萬，甚有貪心不足，藥毒江津，蝦子蝦孫死亡更眾。吾父怒極，命吾來此溪岸，亦喪人世之子孫。彼時彼知痛恨，豈水族為其所害而獨不然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囑村人禁茲藥毒，爾可速去，毋得再害生靈。」蝦女曰：「仙官獲吾，不加誅戮，恩沾罔極矣。賤妾願拜門下，師事終身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將圈收回，蝦女禮行師生，並拜狐疑三人。三緘賜以道號曰「鳳女」。鳳女稟請願與同游，三緘曰：「爾且暫歸海島，他日自有調爾之期。」鳳女不敢違，拜辭三緘，灑淚而別。

三緘於是諭及村人，禁止藥毒江津，以免復遭水妖。村人感德，約捐田土為是閣常住，懇留三緘師徒鎮守其間。三緘力辭，村人弗許。師徒脫身無術，乘夜他適。村人追之不及，即於閣內塑像祀之。

三緘自出此閣，向前趨走，已近鐵馬溪下渡。心中暗計：「鐵馬之害既除矣，忍令落花渡長遭其害乎？」思量逾時，主意已定，遂呼三服而謂之曰：「師與狐疑弟兄在此暫駐，命爾先至落花渡打探妖孽消息。如與爾鬥，不可傷之，回報於師，師自收伏。」三服領了師命，陰風駕動，竟向此投。剛近渡前，化一老叟，攜筇獨立，極目四望，人影渺然。三服思之，行走無人，消息何得。正躊躇之際，忽山外一輿飛奔而來，駐於渡口，輿內出一少婦，身服紅衣，若遺嫁情形。婦甫出輿，輿夫即欲歸去，惟一少年男子挽幼婦手不住悲啼。三服詢曰：「爾二人姊妹耶，抑夫婦耶？」男子曰：「夫婦也。」三服曰：「既屬夫婦，不在家內，來此胡為？」男子四顧驚惶，若欲言而恐有聽之者，乃附老叟耳，細告其由。三服曰：「原來如此。爾可囑咐輿人，昇歸爾婦，有吾一

力為爾承擔。」男子聆言，喜之不勝，拜謝老叟畢，仍喚肩輿舁婦，急從原路而歸。

三服易老叟之形，化作少婦模樣，亦以紅巾掩面，立於岸上候之。未幾西風大作，下流水浪突起，愈起愈高，紫蓋紅旗，出浪紛然，內有彩車一乘，排列水面。候至風停浪靜，道鑼響處，齊奔渡頭，上得岸來。一獍猙獰卒持珠一粒，光明閃灼納於三服口中。三服知是避水寶珠，緊緊含著。二女婢挽扶上車，竟向江心推運而去。

約走二里許，個個埋頭直下。三服視之，亦如人間房廊，惟四壁精瑩，美如碧玉，連進重門三四，始達華堂。車駐於庭，無數妖姬孌簾扶出，與新郎交拜成禮。禮畢，轉入洞房。新郎揭去紅巾，三服假意俯首。新郎曰：「吾在民間選之已遍，才於孫家莊上選得豔婦。爾奚不昂首，與吾姬妾看看容貌如何。」三服昂起頭兒，還他鬼王形像，笑聲言曰：「要看姣美者請看。」姬妾近前窺之，乃一鬼頭，有駭得半死者，有駭出大小便者，群呼為怪。三服大逞雄威，手執銅錘，將房中器具諸般毀壞殆盡。新郎忙持鐵戟，與之相鬥，勝負不分。

酣鬥良久，新郎見銅錘厲害，出水奔山。三服步步緊隨，馳追不捨。新郎化為黑虎，直撲三服之身。三服化作黑彪，與虎頭觸爪舞。虎不能勝，轉化巨蟒，張牙而來。三服轉化蜈蚣，飛上蟒頭，力齧不已。巨蟒橫滾順觸，不能得脫，仍化新郎。

三服仍化鬼王，戰於山野之地，口吐陰氣，霎時地黑天昏。新郎如醉如癡，無路可奔。三服乘勢銅錘舉起，當頭擊下。新郎將頭一縮，化為金龍，舉口向天噴出白水。三服持珠在手，曰：「水不能近身。」新郎知難敵之，翻身竟入江去。三服珠含口內，隨入水中。上下溪頭百里有餘，追殺幾遍，水如泥色，魚蝦亦無隱匿之區。新郎莫可如何，飛奔入海。三服追之甚急，新郎躲閃無處，竄入紅袍老蝦宮內潛之。三服追至蝦宮，要此新郎。老蝦推言未曾到此。三服曰：「吾隨跡追至，如何推言無之？速將新郎獻出，方可罷休；如其不然，吾必入宮搜齷。」老蝦誑之曰：「如是匆忙，吾宮甚闊，爾且少候，待吾入問便知。」言罷，退入宮內，緊閉石門。

三服欲進無由，遂在門外大聲詈曰：「無知狗才，膽敢占淫婦女，不畏天律。平時總講爾豪強，謂誰敢敵，今日遇著鬼老子，誓必活剝爾皮。老蝦精隱匿其人，不與鬼老子獻出，宮門擊破，昆崗失火，玉石俱焚。」小蝦兒聞言詈曰：「這是愛嫖婦女的顯報。在彼自作自受，理所應爾，何得逃至此地，連累吾家。可見當日好逞豪強，只說一手撐天，誰知還有撐天硬手。

恨吾老蝦拿來隱藏宮內，若是吾輩早已推出，使鬼老子將他性命結果，免得見了別家美女，占搶成親。可憐我們海中蝦蚌之類，有一出色女子，概彼姦淫，無怪海內烏龜遍處皆是。」言此，又一小蝦曰：「爾莫做聲，看門外人知之，從那邊轉拐，直入小門，今日蝦子蝦孫，怕要拱起背兒盡捱矣。」三服所得「轉拐」二字，向左一望，果有巷焉。退步前來，見一小門尚未關閉，三服入，化為蝦屬，轉至內宮。遙見新郎坐在樓頭，老蝦陪飲。三服潛近身側，一手擒著。奈小蝦橫順拖扯，急難提出宮門，舉起銅錘，意欲打將下去，又念師囑不可傷伊性命。

無如用力太猛，新郎還了本像，乃一金色小龍。三服扭定兩鬚，總不釋手。

正在問打，幸得鳳女自龍宮歸，丫結報以此事。鳳女入內視之曰：「爾三道兄耶？」三服驚曰：「鳳女道妹何來？」鳳女曰：「自辭師歸海，兩應龍母之詔，囑咐妾身要將龍賓拜在門下，此係復禮仙子前為龍宮誅蚌女珠光時，已托之矣。」三服曰：「龍賓為誰？」鳳女曰：「龍君季子耳。」三服曰：「今在何處？」鳳女曰：「今在道兄掌中。」三服曰：「彼何早不明言乎！」因笑而釋之。龍賓得釋，易形拜見三服。三服曰：「有侮道弟多矣。」龍賓曰：「兩不相認，如何得知。」老蝦忙命設筵，款待三服。三服席間，備將已化美女與龍賓親迎之事一一言之。

龍賓曰：「不是鳳女回宮，新郎幾死於新娘之手。」鳳女曰：「新郎死於新娘之手者，世上多多。惟有好淫以斥如淫，不幾自己亦為自己並斥乎？」言罷大笑。笑已，言曰：「閒談不必，而今師在何所？」三服曰：「在鐵馬溪下流候之。」鳳女曰：「如是可率龍賓前去，拜為門徒。」言已，各駕風車，竟墜於是。